

藝出匠匠高鳳翰



胶州市博物馆 编
高凤翰纪念馆

艺术巨匠高凤翰

李文胜编著

胶州市博物馆 编
高凤翰纪念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巨匠高凤翰/李文胜编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7

ISBN7-104-01458-6

I、…II、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94114号

21 世纪文丛

凌 翼 主 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江西南昌红星印刷厂 印刷

33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75印张

2002年7月第1版 200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104-01458-6/1·594

定价(全十册):198.00元

本册定价:4.30元

前言

高凤翰纪念馆作为胶州市独具特色的历史人文景观,承载着弘扬传统美德及民族优秀文化的重任,是这座城市的文化集散地。因此,做好深入的研究工作及编辑出版有关高凤翰的书,是高凤翰纪念馆的一项重要职能;编写这本小册子是为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当代出版的一些专著或印数太少买不到或价格昂贵而且不适合一般人阅读。编著者在编写这本小册子中,力求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努力达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观众在参观高凤翰纪念馆之余翻阅一下,或许能帮助他们加深对高凤翰的了解;这本小册子为学校开展素质教育,提供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知识教材。如此便形成了有教育阵地(高凤翰纪念馆是青岛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教材、有教育形式(每年定期组织广大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具教育意义的活动)的有机结合。这样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艺术素质和激发其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

高凤翰是我国美术史上的一棵金光瑶草,享誉海内外,目前已知的资料记载,高凤翰是最早被列入“扬州八怪”之中的艺术大师。然而其坎坷的经历,豁达的胸怀,刚正的风骨,端庄的操守,以及对艺术奋斗终生的拼搏精神,岂是冠一区区“怪”字而能论定的了。

作为胶州人应该对高凤翰有所了解,以此更好地宣传胶州;作为外地人到胶州,如不探访一下高凤翰的踪迹,实是遗憾,也可说对胶州的了解是不完整的。希望这本小册子能成为今后高凤翰纪念馆开拓奋进的小序曲,着力打造服务品牌,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胶州市新城区建设增辉,为高凤翰纪念馆作为国家AA级景点增色,让观众乘兴而来,舒心而归,成为能使人们得到文化休闲的最佳选择。

郑文光

2002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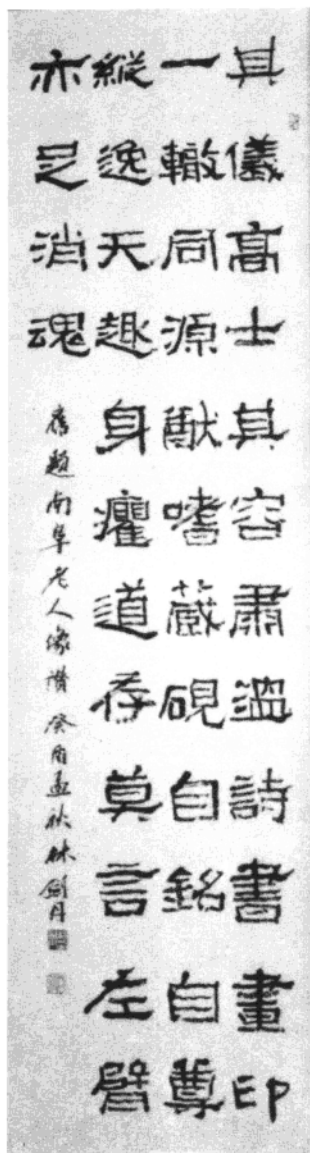
胶州市委书记
张元福同志（右
一）陪同省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陈
光林同志（右二）
视察高凤翰纪念
馆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建设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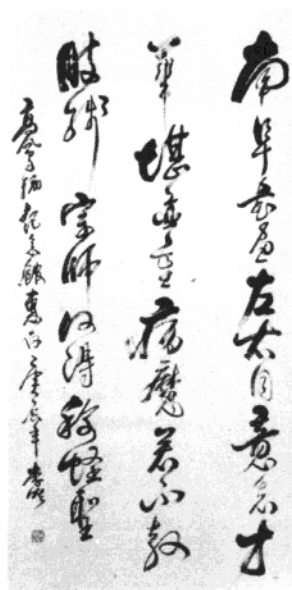
张汀 题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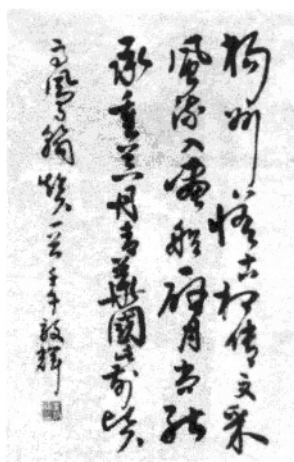
孙其峰 题
(天津美术学院教授)



林劍丹 題
(中国书协理事)



李浩 題
(胶州市市长)



李效輝 題
(胶州市文化局局长)

目 录

- 1、高凤翰传略…………… 李文胜 (1)
- 2、高凤翰的诗…………… 冯 红 (15)
- 3、高凤翰书画艺术…………… 王 冬 (18)
- 4、高凤翰的篆刻与《砚史》…………… 鹿秀美 (24)
- 5、高凤翰纪念馆…………… 杨美芬 (31)

高凤翰传略

李文胜

高凤翰，曾单名翰，字仲威，后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南阜，观其印文跋署别号有百数十之多。如：南阜农、西园居士、南村老夫、髯高、诗禅、尚左生、丁巳半人、霸上亭长、山东书生、识字农、归云和尚、混沌人、古临海军人、石罄馆主人等等。他兀傲不羁的思想行为及艺术上的卓越成就，遂被凌霞的《天隐堂集》、汪鋈的《扬州画苑录》列为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生于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卒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享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莱州府胶州三里河村（今胶州市南关街道办事处南三里河村）人。

诗书传家，亦农亦宦

高凤翰的家乡胶州，自古人杰地灵，据北三里河村原始社会遗址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四千多年之前就有先民定居，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至唐代设板桥镇（后并胶西县），由于海运兴旺，宋代朝廷在此置提举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载：“板桥濒海，东则二广、福建、淮浙，西则京东、河东、河北，商贾所聚，海泊之利，署市舶司。”为当时全国八大市舶司之一。元明清此地为胶州，港口贸易仍十分兴盛，出现了“少海连樯”的繁荣景象，被誉为“金胶州”。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化的昌盛，尤其是明清以来，杰才辈出，如明代被授予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的高宏图，清代的教育家匡源和史学家柯劭忞，在高凤翰前后的著名书画家法若真、冷枚、宋孝真、姜淑斋（女）等。因此，在胶州历史上涌现出高凤翰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大师并非偶然。

高凤翰的先祖高伯通，元代由山东利津迁居胶州，传至高凤翰为十一世。其家数辈以务农业盐为生，直到父辈才开始求取功名，染指仕途。祖父高志清一生为农，经数辈的辛勤劳作，创下了一份可观的田产。父亲高曰恭，康熙十五年（1667年）举人，曾任诸城、淄川教谕。“接诸生严正温厚，教诲如子弟，成就人无算。”高凤翰在为父亲写的传中云：“（父亲）少负雋才，倜傥有气节，……与人交，和平

乐易，伟躯堂堂八尺余，修眉广额，丰颐而长髯，善谈谑……。工诗善书法，间写兰竹以寄意。少年诗规摹唐人，晚乃出入剑南、石湖间，清远闲放，超然有物外想。书学大苏，独能得其意思所在，故落笔峭健耸拔不堕习气。其论画以立品为贵。尝云：读书人游心翰墨，当取人间清虚高洁之物，挥洒性情。艳草凡花，不足辱吾笔也。”叔父高曰聪，聪慧异常，而且读书刻苦，“尝于夏日，取巨缸置庭内，注水其中，以篋镜复文映之，尹吾之声，直彻鸡唱。”康熙癸丑(1673年)进士，戊辰(1688年)为福建督学使。其兄高凤彩，稍长即长年卧病，高凤翰不遗余力地给予照顾，并抚孤侄成人，此举得到人们的称赞。二兄高凤举，著有《夷白诗稿》。其弟高凤起，工山水善书法。二弟高凤超在家务农。高凤翰出身于这样书卷气浓郁的家庭，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同样走上了读书求仕、齐家治国的途径，也是封建社会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其一生诗、书、画、印、砚等杰出的成就，亦与幼年时家庭影响分不开。

少具异才，求学漫游

高凤翰幼年聪慧过人，九岁时已能作诗及小词。学习刻苦如父辈，“早起，薄日临窗，急以冷水沃面，抱书赴馆。”其求知欲望和兴趣很高，少年时便不满足在课堂所学。十五岁时，父亲去北京应试，打开父亲藏书箱，取出许多课堂上未见过的书籍阅读，尤其见到陆游的诗集，反复披读爱不释手。这为他以后在诗词上取得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秋，高凤翰随父亲赴淄川任教谕，并待了三年，淄川是蒲松龄的家乡，去新城王渔洋故里不远，文化人很多。如张元、李尧臣等，皆是当地很有才气的名士。李尧臣，字希梅，爱喜书画，以诗词古文知名当时。张元，字殿传，雍正举人，曾帮助德州卢见曾编辑《山左诗钞》。高凤翰与这些前辈交好往来，对其增长见识，提高诗文水平获益匪浅，从中亦可见父亲携子赴淄川的良苦用心。这期间，高凤翰已是作诗敏捷，诗思如泉涌，丽句叠出，并受到前辈的赞许。当他父亲任满时，诗人张历友为其父钱行赋诗，其中有赞誉高凤翰句：“佳儿弱冠弄柔翰，笔阵横扫千人军。”

高凤翰十九岁中秀才，并与当地傅文学之女傅氏完婚。婚后生有二子一女。傅氏对高凤翰关怀备至，患难与共，在后来生活困难时，她典衣倾食以助高凤翰的艺术研究创作。高凤翰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应与傅氏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一年还拜胶州名士李世锡为师继续深造。李世锡，字霞裳，清顺治十八年进士。曾任湖北嘉鱼县宰，善诗工画，画不常作，所画花卉清超拔俗，与明代画家陈淳的风格相似。高凤翰投其门下十几载，诗艺大进。绘画也受老师影响很大。

高凤翰的才学，为当时人们所推重。特别是王士禛非常赞许他的诗。王士禛，字贻上，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是清初诗坛“神韵”派创始人，为一代宗师。他许收高凤翰为弟子，可惜二人未见面而王渔洋故去，但临终仍嘱咐要收高凤翰为弟子。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高凤翰赴济南省试途中去王渔洋家，“受赐书，拜遗像，称弟子焉。”（《赠新城王扶九》诗引）并与王渔洋的后人王秋远、王扶九结为至交。康熙皇帝曾征王渔洋的诗三百篇辑为《御览集》，名噪一时，高凤翰受到王渔洋的欣赏，足见才华之高。

高凤翰青年时期就注重游学交友，以求学业进步。除前文淄川、新城之行，曾先后去崂山、珠山、登州、莱阳、诸城、牟平、日照、安丘、济南、德州、南昌、南京等地漫游。二十二岁以后赴济南初应乡试，结识了当地名士朱岷等。二十七岁去江西南昌，探望任南昌总兵官的族伯高文燧，得识名画家沈恪庭。二人在滕王阁下研讨诗文书画，并在鄱阳湖中赋诗作画。南昌之行是高凤翰第一次远游，使他开阔了眼界，拓展了胸襟。二十九岁时到安丘住在张在辛家达月余，张在辛及其父张贞是当时的书画家、篆刻家。张在辛曾徒步到南京拜书法家郑盦为师。张贞与王士禛、蒲松龄是莫逆之交。在此还结交了曹贞吉、王启磊。曹贞吉，官礼部郎中，家有“碎墨斋”收藏书画甚丰。王启磊是王士禛族子，诗人、画家。高凤翰以后数次去安丘，住在张在辛和曹贞吉二人家，尽观其家藏，并与张在辛结为莫逆。他三十一岁时登崂山，观华严寺藏书，读摩崖铭记，并留下《鱼鳞口看瀑布》，《鹰阿洞》等动人诗篇。雍正三年（1725年）曾应日照知县成毅庵邀

请，去日照署中参予编辑《山东盐法志》。二、三十年来，高凤翰广为游历，广交文友，丰富了自己的见识，在学业和艺术方面有了很大提高，为他涉足仕途、成为一代艺术大师奠定了基础。

仕途坎坷，壮志难酬

才华超群的高凤翰，在仕途上总是坎坷偃蹇的。自二十岁开始，数次应乡试不中，直到四十五岁还是个秀才。自叹“埋头荒村，郁郁看屋壁者逾二十年”，可见求仕报国之心是急切的。直到雍正五年（1727年），胶州知州黄之瑞荐举其应“贤良方正科”特别考试，并考取了一等，才算得遂心愿。第二年秋八月，在济南与被录取的李征熊、孔传楹等12人赴北京，被雍正皇帝召见于圆明园，雍正赐圆明园图以显皇恩，并称高凤翰“清真”，授修职郎，发安徽省试用。当年冬十二月十八日携长子汝延由胶州起程，水旱兼程赴任，于舟中度岁，至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抵安徽安庆，被委任歙县县丞试用。至此高凤翰应是壮志得酬，同时也开始了他宦海浮沉的坎坷生涯。

由于高凤翰任歙县县丞为试用，因此上司经常调他到各地办理公务或代理其它职务。高凤翰到任后即委派在安庆监修余忠宣祠墓。曾去过杭州、金陵、苏州、新安等地。公务之余浏览了当地的名胜古迹，这给他艺术创作提供了素材，这期间，诗、书、画、印、砚创作极多，而且质量也非常高。雍正八年（1730年）冬，调休宁县代理县令。由于高凤翰才华出众，得到当时任六安州知州卢见曾的赏识。卢见曾，字抱孙，号雅雨，山东德州人。康熙辛丑（1721年）进士，爱才好客，工诗文。他极力向抚军程元章推荐高凤翰任歙县令，但还未上任便有人告他在一桩人命官司上受贿。程元章责问卢见曾，卢见曾很坚定地回答：“此定诬耳，其人不如是”。经调查审理确属诬告，官场首次遭挫。高凤翰以其刚正凛然的风骨，端庄方正的操守，以及才华横溢的表现，而遭小人诬告，此应为情理之中。程元章在案白后对卢见曾说：“君言信不谬。”遂调高凤翰代理绩溪县令。但“不数日，抚军升浙江制府以去”，高凤翰仍还任歙县丞。期间，两江总督尹继善、抚军徐本、王紘、高其倬等人都很赏识他的才能，刚要器重提拔，便升迁或调离。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听松庐诗话》：“西园以《雁字

诗》受知于尹文端公（继善），公调云贵，犹行文布政司，令遇缺即提，其爱才如此。”但也透出他官场之运蹇。

高凤翰虽然官场受挫，但从小在山野清风中成长，涵养了他纯朴豁达的胸怀、刚毅而淳厚的个性。仍然激流奋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办理公务。雍正十一年（1733年），他再次奉调安庆监修儒学，改造崇圣祠（孔子庙）。竣工后，他用余料建阅帆楼一处。还将在监修孔子庙时所得五块景石置于阅帆楼下，并命名为“卧龙印迹”、“石尚父”、“小鹤台”、“卧虬蛻”、和“佛手石禅拏拇枝指”。玲珑嵯峨，各呈异姿。此年，已任两淮盐运使的卢见曾又推荐高凤翰以县丞兼泰州坝监掣，受卢见曾统摄。由于此职为新设，高凤翰到任后在船上办公，可见生活、办公条件很差。但是，“……莅任后，多所创建。”（《泰州志·续志稿》）除办理盐务外，在泰州北门外西大仓街建起了衙署。他还主持重修了泰州三贤祠。三贤祠是奉祀“皆以筑提障海，保民有功”的宋代发运使张纶、转运使胡令仪、节度判官监西溪仓事范仲淹三人。并撰《泰州重修三贤祠记》，对保民平安的三位前贤大为颂扬。

高凤翰为官清廉勤恳，关心民事，体察民情，“有政声”。这与他生长在农村便于了解民情有很大关系，因而能够始终与劳动人民息息相通，其在为官前的诗文中已明显反映出来。四十三岁所赋《苦灶行》诗：“余家近海门，籍列灶户，荒村穷黎，业盐为多，睹徒役之作苦，悼里胥之催诃，怒焉伤心，作诗以告世之司鹺政者。……卤淹赤脚红鳞斑，灶下蓬头吹湿烟，饥肠霍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换米钱。得盐尽入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人生工役各辛勤，视此一笑真何有。就中老妇尤堪伤，长号向我泪满眶，回首半世作亭户，今年不幸阿公亡。阿公一死谁当语，家有丁男解鹰去，小儿觅米未归来，府牒勾人虎吏怒。只今孤苦一身支，为民为灶互参差，不惜垂老死徭役，可怜一兔两三皮。儿回欲去恋乡井，儿女柔肠空呜咽，天隔万里叫不开，直须抱石投东溟。”勾画出盐民艰困哀号的惨痛形状，而胥吏奸商强取豪夺势如虎狼，可怜无助的老妇只有抱石投海了此残生。他在泰州做官又身处同样的环境，经常目睹运盐户民负重而趋的劳苦而不得温饱的惨状。曾有感而绘《坝上图》并题诗，诗中有句“筹边大计真难缓，记

命穷黎剧可哀。”这些都体现出他注重观察了解社会民生并深切同情劳动人民苦处的高尚品质。雍正十二年(1734年)秋七月,泰州发生严重的蝗虫灾害,致使禾谷无存,民不聊生,官吏非但不组织灭蝗赈灾,反而乘灾害民,殃及民食,愤笔赋诗《捕蝗谣》(详见后文)。诗中不仅痛诉了人民在灾年的凄惨境况,而且对恶吏的惨酷行为给予无情揭露。高凤翰生活在封建社会大清王朝所谓盛世,统治阶级出于巩固政权需要,而屡兴“文字狱”,至雍正朝更甚,“致使人人自危。”对此他也感到无限的悲愤和抑郁,亦有“纷纷世路坎壈多,人生何处无网罗”的慨叹,但他还认识不到封建社会行进到后期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极端落后和愚昧的必然发展规律。在封建统治的压制、禁锢和所谓盛世的掩盖下,忠君报国的思想已深深烙在心中。对朝廷只能歌颂,不可言错。高凤翰一方面从小在封建传统的熏陶下,形成了求取功名报达圣恩的思想;另一方面,从小生活在社会最下层,对劳苦大众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立志做个好官,为民多做好事。然而在落后的封建体制统治下去实践两者的统一,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县的县丞。其诗句“筹边大计真难缓,记命穷黎剧可哀”即道出他为官的艰难。形成两方面对立,既是人为所致,亦是客观存在,在当时是无法调和的。从他的行为和诗文看,这一矛盾应是长期萦绕在其脑海中,高凤翰位卑言轻,自是无力改变现状,但在当时条件下,不顾自己安危,为民呐喊,写尽了对劳动人民的劳作之苦和所受到剥削阶级剥削压榨的悲惨境况的深切同情。难能可贵!日月可鉴!

高凤翰爱憎分明,乐于助人。周圣肩在高凤翰为其所作《小五岳图》上记述一则逸闻:“新安巨商,尝奉千金为山人(凤翰)寿,愿得画千纸,山人笑而语之,久未与也,悉散其金给素所交好贫乏者。后二年,补官泰州盐场分使,储俸满商金,数十画叩商门,索肴酒泥饮,徐出金相谓曰:‘敬偿夙负金,请还寄尊处,俟需时也领可乎?’已乃大呼曰:‘我画非马骨,岂黄金可易也。’即此而山人之品与画均可见矣。”表现了他对贫穷者济困好施的豪情及对铜臭熏人者的鄙视。他才高冠时,但为人和善谦虚。有高凤翰、宋孝真、尹锡田三人作品的画册,高凤翰的画被装在册首,他看后题辞:“簸之扬之,糠粃在前。……

左有两人，如积薪然。”把自己的画喻为“糠粃”。

高凤翰历尽宦海波涛，54岁时又因“卢见曾案被劾。”官场二次受挫，一度对仕途产生了厌倦情绪。当时直隶藩司张鸣钧力存他应举博学鸿词科特试，致书云：“足下抱磊落奇伟之器，罕见屈一官，实非本分。况诗文书画之妙，率皆凌轹古人。……珠光剑气，郁之既久，则发之愈华，其终浮沉吏隐者哉？”可见期望之大。而高凤翰复书称：“词章之学，翰能之，而率皆荒陋之见，纯朴之词，粗劲之调，迂浅之旨，非能如人之锦茵绣错，霞蔚去蒸者也……若书若画以及一切文事制作，皆好稽考，仅足备山泽枯槁之玩，不足以为清庙明堂之器。”婉言谢绝。如果说此时只是对官场有了厌倦，那么到55岁时，厄运再降，几乎痛不欲生，对黑暗的官场彻底绝望。

高凤翰55岁在泰州任期届满，按清吏例升迁，时逢仪征县空缺，制府“闻其才名”拟待升仪征县令职。然而就在此刻，老友卢见曾遭人诬告，引起一场无头官司，把高凤翰卷了进去。干练而儒雅的卢见曾在任职期间“有殊绩，扬誉为同僚忌之，又淮商骄蹇，疾其整峻，利不能动，则蜚语告之。”以此入狱。诬者控告高凤翰是他的同党，以莫须有的罪名一度逮捕入狱。经此剧变，悲痛至极，对官场的黑暗和朝廷的偏信愤恨不平，以诗明志说：“不妨李固终成党，到底曾参未杀人。”“敢道案定无三字，终期心有一人知。”在审讯过堂时，他抗辩不屈，使案件得以澄清。但这场官司直纠缠了两三年之久。遭次诬告非但没予升迁，就连县丞职亦被免去，有诗云：“十年江上奉恩光，一夕春苔变夜霜。”仕途再遭重挫，饱尝了官场黑暗之苦，从此与之决裂。

高凤翰才华超群，却被郁之不得发。他曾赋《上徐雨峰方伯》诗言志：“丈夫处世间，龙蛇唯位置。所重操本根，匡时良不易。大用不在能，大德不在智。负荷关重轻，要在持大计。及此太平时，库藏宜充积。内府及外藩，大小须并议。一旦有征发，缓急乃足备。民骄长戾心，吏苦少生意。数赦奸易横，数黜侈易恣。大法无涉奇，大职勿侵细。曲谨与小廉，人事蜚所赖。纲领握总机，百司理庶事。谗僻非性情，张皇非经济。岩岩千仞山，浑沦藏元气。庶草赖滋生，云雨表灵异，卓哉川岳人，古今称伟器。庶几读书心，付此许国志。”从中可

窥出高凤翰抱负之大。卢见曾在序高凤翰的《南阜山人诗集》中称誉他“具有经济才，则世罕知者。”可惜“抱磊落奇伟之器，”却被黑暗无情湮灭，其悲可知！然而仕途的不遇使他得以醉心于诗、书、画、印、砚的研究创作，并以无所不工、无所不精而享誉圈内，名垂青史，此则幸甚！

挥洒烟云，交游扬誉

高凤翰一生，不论是心情愉悦，还是艰苦郁愤，从未间断过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他被罢官之前在泰州这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情绪也还安宁，因此创作欲望强烈。江南诗情画意般的景色及众多的名胜古迹，陶冶了他的性情，丰富了他的创作题材。公余便埋头创作，用“心”来描绘江山胜概，诸门艺术作品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将诗意入画砚，书法入砚、印，印艺入砚、书、画，画意入诗、书、印、砚。相互渗透交融，熔于一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体系。而且声誉颇高，求索收藏者甚多，达到“缣素山积，喧溢里门”的地步，在为夫人五十一岁寿辰所作《大耋图》题识说：“作画四十年，交游散万轴，下及小儿曹，亦各有藏幅。”想见其创作之勤勉。高凤翰在泰州任职四年间，因公务外出仍很频繁，经常来往于南京、扬州、高邮、镇江等地，这为生性好游的高凤翰提供了交游的机会。

高凤翰性情豪迈，很重交游。无论官场和文坛，了解的人都很爱戴他。卢见曾因爱重他的诗文书画，常说是“衙官屈宋”，并向同僚们游扬称道。1737年（乾隆二年）春，高凤翰去官前因公务至仪征，时适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在扬州“大会名士于平山堂”，并派专使到船上特邀他参加。高凤翰第二天到会雅集，并赋诗二首，其中一首云：“平山烟月销沉久，盛世俄惊见玉川。异代主盟追六一，名流选客笑三千。垂杨影里雪塘路，弹指声中庆历年。应使后来弇水上，重翻旧事入新传。”宴集的宾客皆知名文人士，高凤翰为坐上宾，可见卢见曾对他推重如是。平山堂雅集为当时文化上的一大盛事。高凤翰对好友卢见曾也非常敬重。他与匡松岑、陆者合作绘卢见曾和自己的合像。题为《物外合踪图》，左上题记：“雅雨山人，西亭寄客，从落穆中，结人外赏，尘视轩冕，蝉蜕簪组，形骸之余，渺焉嗒焉。其殆有惠庄豪梁之

赏乎？百世而下，谁为一笑颌之首？”右下赋诗：“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此语非徒尔，吾心本澹如。落花春已暮，拂袖兴犹初。莫使悠悠者，清冥负太虚！”卢见曾诉讼事直到1739年才得以平息，第二年被“遣戍军台”，高凤翰绘《出塞图》送行，并赋《闻鸡再送雅雨山人出塞》诗：“今夜鸡声苦，怀人出塞孤，不知边雁下，也有此声无。我老悲江浒，公才壮塞垣。犹当中夜起，意气薄刘琨。”二人自此分手再未见面。高凤翰至晚年，贫病交加，有时以野菜充饥，因而曾给卢见曾去信求助，还没接到回信便与世长辞。卢见曾悲痛赋诗：“余守永平日，西园书来告急，尚未裁答而闻化去，哭之以诗：乞米鸿归笺正裁，俄闻决去岂胜哀。巫咸不为刘蕡下，县宰谁迎杜甫来。落落清华兰社尽，堂堂著作玉楼开。年来衰老愁伤逝，况是凋零仅剩才。最风流处欲如痴，颠米迂倪未是奇。再散千金因托钵，已残右腕更临池。殷生潇洒谈元日，戴掾昂藏对薄词。见说淮南传盛事，遗文争患少人知。”诗中亦道出老友一生“不同流俗”的梗概。此是两位知己的最后文字之交。高凤翰在南方交友甚众，如金农、郑板桥、高翔、李鱓、李荃、边寿民、马曰琯、马曰璐等并与他们相互切磋磨砢，非常投契，尤与郑板桥最笃，民间有“高郑一家”的传说，二人在泰州结识，时为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郑板桥住在泰州城南弥陀庵，他们来往密切，结为挚交。《泰州志·名宦》载高凤翰“暇日与兴化郑燮，邑中王家相、田云鹤辈相唱和。”诗画相赠，互相品题。后来郑板桥在高凤翰所绘《荷花图》上题诗追忆道：“苇花秋水遍秋清，画舫江南旧日情。最是采莲诸女伴，髻高凤郑笑呼名。”追述了二人同游，放浪形骸，亲密无间的情形。再后，高凤翰归故里，郑板桥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任潍县知县，二人仍有着密切往来。法坤宏所著《迂斋学古编·书事》记述：“潍县知县郑板桥燮，扬州人。乾隆丙辰进士，与吾胶南阜老人高凤翰善，余曾于南阜处见郑往来笔札心慕其人。”今胶州民间仍传，高凤翰曾骑驴到潍县拜访过郑板桥。传说郑板桥思念高凤翰无遐探望，便修书说：“高凤翰，您快来。——郑板桥。”高凤翰因病未赴，旋即回函道“郑板桥，我不去。——高凤翰。”当代学者刘靖基收藏有一幅高凤翰的左手书写的对联：“苏秦六国都丞相，罗隐西湖老秀才。”其

下款为：乾隆丁卯清明后三日于松筠桐荫馆。“松筠桐荫馆”是当时潍县巨族郭云亭的书斋，郑板桥与郭家有较密切的往来，高凤翰为郭家写对联，应是郑板桥推荐。此或许是高、郑在潍县相会的凭据。而从扬州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高凤翰赠郑板桥的书画长卷上的跋语中得知，郑板桥于1748年（乾隆十三年）农历七月十七日，以视察潍县灾情为由，专程到胶州三里河村看望高凤翰，目睹了老友晚年窘迫的生活，赠高凤翰十二两银子以解燃眉。郑板桥的探望，不仅带来了物质援助，更是在精神上给予高凤翰极大安慰。高凤翰激动之余，回赠郑板桥书画一卷，并在跋尾题诗四首，其中一首：邻县远来二百里，请俸分颁十二金。更识临风脱手处，前时不尽故人心。”二位艺术大师这次相聚竟是最后一面，从此永远地离别了。郑板桥还在高凤翰去逝后，举行十周年墓祀时，亲笔为其题写碑文“高南阜先生墓。”（此碑现藏胶州市博物馆）表示对老友的深切怀念。

病废右臂，独树一帜

高凤翰被罢官后，虽一时郁愤不平，但仍孜孜于诗文书画的创作。但时间不长，又一更大的不幸降临到他身上。因烦乱的诉讼，苦难的监狱环境，使他原有的风痹病加速恶化。于1737年（丁巳）5月25日未时，突发风痹症，致使右臂残废，正在创作中的一幅《甘菊图》因此中断，从此右手作品绝迹。并且病痹废足。

高凤翰为官十载，波折迭起。中年遭失子之痛，最后落得身陷囹圄，罢官削职，生理残废，这给他身心以极大创伤。尤其对他又是一位书画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沉重打击！一度产生了“忧危之余，几无生意”的悲叹。然而这一悲惨到极点的人生境遇，并没吓倒高凤翰，他以从小养就的刚毅豁达的秉性，驱散胸中偃蹇抑勃之气，自号或刻印曰：“苦书生”、“一臂思扛鼎”、“尚左生”等以自勉，以惊人的毅力和过人的天资，很快就能以左手进行书画创作。他在丁巳年五月下旬病废右臂，而到“九月以来渐能左手作书画。视右手熟径更多，生机妙趣”。他曾作《帘珠记》，赞美蜘蛛在艰难的条件下捕食苍蝇的行为，以喻自己克服困难的决心。他以为艺术拼搏到死的精神，独辟左手书画的蹊径。作品更为气质奔放、超凡脱俗，使其文人画达到极高